云南儿童文学再出发

□云南省作协儿委会

云南儿童文学曾经以“太阳鸟”作家群的亮丽飞翔和鸣唱，为丰富中国儿童文学艺术宝库作出自己的贡献。一段时间因年长一辈作家渐次搁笔，儿童文学界也有担心出现“青黄不接”的焦虑。最近几年，云南儿童文学吹响了再出发的集结号，亮出了一张写满云南特色的儿童文学新名片。

如果说，多年前云南儿童文学多以马瑞麟、普飞、张昆华、钟宽洪、乔传藻、辛勤、张祖渠、康复昆、张焰铎、吴然、沈石溪、吴天、杨保中等一批男子汉在儿童文学疆域冲锋陷阵，那么放眼今天的云南儿童文苑，则几乎是清一色的娘子军女将们在争奇斗艳，创新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湘女（陈约红）、汤萍、余雷等。2014年8月，昆明儿童文学研究会和昆明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召开儿童文学“新五朵金花”研讨会，研讨评论了更为年轻的女作家刘珈辰、蒋蓓、沈涛、李秀儿、汤琼。此外还有曾艳萍、易迪、段红琴、唐凤莲、马嘉等都活跃在儿童文学的各个创作领域。

湘女以散文饮誉文坛，散文新集《长翅膀的山》代表了她散文的最新成果。湘女散文给人无与伦比的美感。她总是小心翼翼而又果敢地挑选汉语的字、词、句，从文字的声音、形态、内容所指上，提炼和丰富美的含量，从而让孩子们在大声诵读中，感受母语的亲切、温暖，心生热爱和敬畏。被称为“魔幻汤”的汤萍、汤琼两姊妹，一直潜心创作充满魔幻色彩的作品。两姊妹的作品，如汤萍的代表作《树精灵之约》、汤琼的《魔镜·心玉》，想象瑰丽，情节丰富，形象饱满，梦幻般的精彩故事，巧妙有趣地与现实相应照，蕴含着深长隽永的哲思。余雷和沈涛，前者在大学，后者在小学，她们同样爱孩子、了解孩子，分别创作了如《绝活》《楚楚的离歌》等广受欢迎的作品。曾艳萍的幼儿童话《大宝的博客》，充满童真童趣，温润心灵。刘珈辰写了大量侦探、冒险小说如《公主的秘密》，年轻的蒋蓓已经出版了列入“冰心奖大奖书系”《云的南边》，她们都在倾心经营短篇作品的同时，眺望更为远大丰饶的文学风景。“新五朵金花”之一的李秀儿，她的《花山村的红五星》是一部描写“一个红军墓，三代守墓人”的动人的传奇小说，被《中华读书报》评为全国“2016年十佳童书”之一。作者摈弃了传统叙事模式，自觉地将人物塑造从“脸谱化”“概念化”和“符号化”中解放出来，深刻触摸历史文化中的人文肌理，深度审视人性，拷问灵魂，浓墨重彩地书写出苦难中升华起来的人格力量，成为我国新世纪以来战争题材儿童小说中的优秀作品。

整个儿童文学的活跃，吸引了不少童心未泯的成人文学作家加盟。去年荣获“骏马奖”的纳西族作家和晓梅，写了大量中长篇小说而声名鹊起的彝族作家吕翼，以及定居西双版纳南糯山的文学健将马原，都在倾情为孩子们写作。和晓梅以列入“金骏马·民族儿童文学精品”书系的《东巴妹妹吉佩儿》，向神奇的东巴文化礼敬，在亦真亦幻中播撒传统文化的种子。2014年昭通鲁甸地震发生后，吕翼白天在灾区救援，晚上在地震棚中伏案疾书，不仅写下了《龙头山的疼痛》这部长篇儿童小说，也写下了一个作家的责任与担当。蹲在南糯山的马原，虔诚地把收集到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转化成他的瑰丽的文学表达和图画——两部长篇《湾格花园》《砖红色屋顶》就是证明。由此，我们看到云南儿童文学的另一个特点：图画书和绘本正在云南儿童文苑里灿然绽放。

其实，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云南民族众多，山河壮丽，与东南亚多个国家接壤。不可替代的民族民间文化和域外文化，为图画书和绘本创作提供了极其丰富神奇的资源。目前投入文字绘本创作且有成绩的，包括吴然、冉隆中、刘珈辰、湘女、汤琼等作家。这其中，吴然也许是“太阳鸟”作家群中少数仍在执笔写作的本土老作家之一了，最近他又有一本长篇纪实儿童文学《独龙花开》问世。

应该说，云南儿童文学的特点，远不止这些，就让我们窥一斑以见全豹吧！

美是自然与人的共同创造

——读湘女散文集《长翅膀的山》

□刘秀娟

读湘女最新出版的散文集《长翅膀的山》，体味到一种特别的美和力量。虽然已经离开哀牢山几十年，但是热闹的、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并没有覆盖湘女的记忆，哀牢山的生活对她来说，虽然是时间上的“历史”，却是她生命和写作的“永在”。读湘女的散文，能感觉到哀牢山的力量依然灌注在她的灵魂深处，她的人生、她的写作，都与那些寨子、那些孩子、那样的天地不可分割。散文集中的大部分篇章，如《长翅膀的山》《摩天岭》《云孩子》《无字的情书》《金钟花》等，都是对这段山村生活的记述。

湘女的散文给人最直接的印象，是美，一种天然的、带着草木芬芳和淳朴善意的美，既有“大自然文学”对于自然万物的丰富描写和独特发现，又有“乡土文学”对乡村生活和道德情义的看重，自然的美、人的美，自然的力量、劳动的力量，在她的散文中交融在一起，形成了一幅冒着人间烟火气的自然风光，是人与自然的协奏。湘女有着自觉的、强烈的崇拜自然、书写自然、爱护自然的意识，但是和其他大自然文学的创作相比，湘女专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把人的生活也视为自然秩序的重要部分，人的劳动、创造、良善中也包含了对大自然意义的确证与补充。这是湘女的独特性，是对大自然文学的女性化补充，让这个文学门类更加丰富，更具人间生活的温情，而非自然与人世的必然对立。《长翅膀的山》里，老三爹无意中引发了山火，虽然无人纠责，但“他说他要留在山上，他会数树茬，一个一个数，有多少个树茬，就得补上多少棵树，一定让它们长得跟原来一样多，不，要比原来还多。在《荒城》里，“老马哥依然惦念着那里的金银财宝，但是他对我说：即便那里有一座金山，也让它静静地待着，因为荒城已经被大山收了，再多的财宝也是属于大山的，任何人无权取走。”“被大山收了”，这是山里人、农人才会说出的语言，是他们自然智慧的表达。

湘女也并非完全没有矛盾和忧愤。和所有大自然文学的写作者一样，她的道德判断、价值伦理是以自然为坐标建立。她对人的活动的承认与赞美，是把这活动作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当人转过身来，失去自然之子的身份，成为自然的敌人，湘女的忧愤和批判便凸显出来。《哀牢公主》《好想长成一棵树》是典型的“失乐园”。对山里人来说，入侵和出走都是伤害。年轻的小伙子，青春的姑娘，在湘女看来，和哀牢山的自然万物是一样的，他们的离去，他们在城里的遭遇，就像被挪移到人声鼎沸的公园、高楼林立的小区的大树一样，慌里慌张，水土不服，极易枯败。

这部散文集中，最具传奇色彩的篇章是《雪门坎》《一把流浪的刀》《白石岩》等，书写茶马古道赶马人的故事，有一种边城特有的悲剧美，这种悲剧性中包含着强烈的道德感，他们宁愿失去平顺的日子终身流浪，也不放弃尊严和承诺。这也是驿道上的规矩：一个人做下了对不起人的事，就不会再有朋友了。边地独特的严酷生存环境所培育的道德感和价值观，是今天的我们非常陌生、但是应该去理解的处世原则。虽然风格迥异，但是这些赶马人的故事和山寨的故事一样，都有一种强烈的道德诉求，崇尚人与人之间的情义、人与自然之间的守护，对于今天的孩子而言，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透过这些美的文字，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小小的角落，有一群这样人，他们曾经如此艰难而美好地存在过。

生态儿童幻想文学的佳作

——评汤萍的《树精灵之约》

□蒲海丰

云南儿童文学女作家汤萍2016年出版的新作《树精灵之约》，以幻想文学的形式展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是一部思想性、幻想性和审美性相结合的生态儿童文学佳作。

汤萍的这部作品注重问题意识，把当今世界的环境问题纳入到魔幻叙事之中，用亦真亦幻的形式向儿童读者展现了严肃的主题。作者在谈到创作的目的时曾说过：“我对作品的要求是既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又要有好看有趣味性的故事，后面又蕴藏着对人生和生命、自然的思考，让孩子能看到好看的故事，从而由故事引起他们的生命的感受、触动和思考。”故事中的小主人公海明生活在大森林中，他所在的村子里的村民世代以伐木为生，恪守与森林的约定，伐木绝不贪心，只取所需。海明在完成开斧礼后正式加入到了伐木人的行列中，而身为村长的爷爷也向他揭示了神秘的树精灵的国度。那里不但有神奇的绿色精灵，也有无数神奇的财富，也是森林生命之源。不过，以胡子张为首的邪恶力量却闯入森林，诱惑村民砍伐树木，并妄图夺取这些宝藏。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胡子张竟然恶毒地在森林的湖水里下毒，把精灵国彻底消灭。精灵国的公主在受伤消失之前将仅存的珍贵种子交给了海明。故事以无边无际的古老森林为场景，既勾画了人物生存的生态环境，也暗示着大自然的神秘和人的无知。故事中的精灵国是个奇幻的世界，与胡子张的现实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是人们朴素的生态乌托邦理想的反映。美国学者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教授在阐述生态文学时认为“生态”意味着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整体化的系统和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精灵国就是天人合一、不同生物和谐相处的世界。故事情节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冲突中进行的，但作者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探讨了造成精灵国毁灭这一生态危机隐喻的深层次原因——人的无止境的贪欲。以胡子张为代表的为追求财富不择手段的人类不但用这种贪欲毁了精灵国，也毁掉了自己生存的生态环境。而与之相对照的是以海明爷爷为首的热爱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的代表，他们遵守与森林的约定，对大自然取之有度。故事在用这种方式深化主题的同时，也向小读者形象地传递了生态和谐的启迪意义。

作者善于用丰富的想象为小读者营造诗意浪漫的幻想世界，因为在她看来，“孩子是最善于幻想的，幻想使他们拥有更超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真正优秀的幻想文学将会扩展孩子们心灵、思想、精神、情感的空间，使他们更丰富、更美好、更强大。”汤萍在《树精灵之约》中创造的精灵国的世界是托尔金式的“第二世界”，那里绿意如画，万物和谐，虽是精灵的王国，却有着自己内在的逻辑。这一逻辑是关乎生态的，反映了人类最古老的生态和谐的愿望：每一种树精灵守护一种树木，树精随着树的生长而生长，树越强壮，树精也越有生命力。相反，树精灵的能量越强，树木也长得越旺盛。树精和树林是相互依赖的。如果说托尔金在魔戒系列幻想故事中构建了一个有自己版图、语言、民俗和历史的“中土世界”的话，那么汤萍无疑在自己的幻想版图中勾勒了一个建立在生态规则和逻辑之上的“树精灵的世界”。这是一个小读者心灵可以进入的世界，也是他们徜徉想象力的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小读者们栖居于精灵国的“第二世界”中并与作者进行了想象力的互动，而这正是这部幻想文学的价值所在。

寻找绝活的价值和意义

——评余雷新作《绝活》

□安武林

近年来，传统文化之一的戏曲渐渐淡出人们的娱乐视野是不争的事实。与现代文明需求差距越来越大的传统戏曲文化究竟应当让它自行消亡，还是要花大力气扶持传承？这不是一个小问题。

余雷的《绝活》就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这部儿童小说没有大的冲突，而是娓娓讲述了一群孩子寻找滇剧绝活的故事。一个父母在外打工的孩子因为种种原因回到还有滇剧演出的乡村。城乡差异的不适应，寄人篱下的孤独，同学之间的隔膜与矛盾，让杨洋几次想要逃离梨花箐却无处可去。一次偶然的登台经历让杨洋对滇剧产生了兴趣，在和同伴们一起学习滇剧，寻找滇剧早已失传的绝活的过程中，杨洋找到了自己的自信和梦想。传统戏曲真有这样的力量吗？作家用故事进行了解答。

作家将故事发生的地点选择在滇中一个梨花盛开的乡村。这里并不是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村民们有的举家外出务工，有的在当地种植养殖，有的借村里的地理优势发展多种经营。总之，这个村庄并没有脱离时代的轨道，人们对戏曲的喜爱并非信息不发达的别无选择。这里有一个存在了几百年的戏台，戏台的对面是新建的村小。古戏台上曾经上演了几百年的悲欢离合，小学校里的朗朗书声却是对未来的准备。这个空间的构成有了一种隔空对话的可能，在这里思考戏曲的传承再合适不过。

因为演出而延误了孩子病情的滇剧演员哑婆婆，倾尽心血组建梨花剧社的高老头，创办滇剧传习班的小学校长栗忠义，不唱就会嗓子痒的包二叔，到处寻找绝活的小学生栗花、杨洋和李庆有……这些人物分别代表了三代滇剧传承者。哑婆婆和高老头一代对传统艺术的守护令人感动。滇剧对于栗忠义和包二叔们来说不是安身立命的需要，但却带给他们精神上的成就感。梨花箐小学孩子们对滇剧绝活的寻找，并非是在猎奇，而是想从老一辈艺术家身上找到前行的自信和力量。不同的历史时期，滇剧对于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滇剧的传统记忆没有断裂，这样一些人守护着不只是一个剧种，而是民族文化的根。

这个故事里有美的自然风景和不功利的人与事，有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泰然。在描写醇美温暖的乡村时，作家传递的价值观并没有非此即彼，并不认为困于村庄，传承滇剧就是信守诺言，去往城市，接受现代娱乐方式就是背信弃义，而是坦然地表达着传统戏曲被时代淘汰的残忍和无奈。日渐富庶的乡村没有人心不古，没有世风日下，人们依然以唱戏、看戏为乐。老演员希望自己的表演能够为大家带来快乐，观众们喜欢去琢磨戏中教人做人做事的唱词。但他们知道，滇剧不会再像从前一样家喻户晓，他们能做的，就是把滇剧里的文化脉络尽力传下去，让下一代知道。因为一群老年人的坚守，因为一群孩子的介入，让这个思考传统文化主题的故事不仅有对滇剧流失的感叹，也有对理想追求的执著。

最难得的是，作家在写作这部作品前，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跟踪采访一个民间滇剧团，对滇剧的起源、发展、转变、流派、唱腔、身段、剧目、角色等等都有非常充分的了解。这部作品不仅讲述了一个滇剧传承的故事，同时对滇剧的很多基本常识、经典剧目和名家唱段等都有介绍。专业的戏曲知识借由故事人物之口，被讲述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即使作为一本滇剧普及读物也是可以的。

文中大量出现的和滇剧有关的诗词较好地将传统艺术的诗意和美好展现在读者面前，为小说增色不少。“檀板讴歌矫不群，夜阑人散蓦然寻”一句，更是将《绝活》穿透层层叠叠的历史，寻找滇剧传承的意义表现得意味深长。

神秘而充满温情的生命引领

——从《公主的秘密》看刘珈辰的儿童文学创作

□周明全

《公主的秘密》是一篇历险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刘珈辰在儿童文学创作道路上已经勤奋摸索了10多年，先后探索过多种创作风格。《公主的秘密》中的主人公“侦探三人组”已经成为作者颇具代表性的一组系列作品了。作为冒险小说，这一系列的作品都以探秘历险为基本特征，充满强烈的悬念，表现出了刘珈辰高超的故事讲述能力。

《公主的秘密》在表现出历险故事的一般特点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作者一直追求的一些个人理念和特色。

神秘而清新，是翻开《公主的秘密》首先留下的印象。神秘，正是由于作者讲述故事的高超能力。不仅小孩会被吸引，连我这样的成人也不免对抚仙湖充满了新奇想象。作者曾说自己想要在冒险小说之外另开一路——神秘小说。《公主的秘密》正是体现作者此一思路的佳作。故事写了三个中学生小龙、小虎和阿朵在抚仙湖的一次奇遇。地点是真实的，人物是现实的，而小说构建出来的世界却穿越了时空的阻隔。作者并不刻意追逐诡怪离奇，但是却很善于发掘表面之下的丰富可能性，注重用想象去补足历史材料的缺失，真假交汇，虚实混融。在惊叹于其想象力的大胆奇妙的同时，你会发现一切又都合乎逻辑、顺乎情理。一方面，可以引起少年儿童对历史文化的深入关注，另一方面，又可以潜移默化地培养孩子一种注重细节和逻辑的思维方式。

作者对细节的处理，表现出了其非常出色的艺术技巧。作者用一种清新流丽的笔致讲述古老滇国的故事时，并没有着力于故事的曲折性，而是在细腻地推理猜想中营造出了一种撩拨人心的神秘幽丽气氛。美丽的景色，诡异的公主，幽深的洞穴，小说画面鲜明，场景逼真，设置了一个个巧妙的悬念。我们在好奇心引领下一点点释放着思绪，慰藉着想象。作者让我们即使已经远离了童年，也能重新触碰到奇幻纵情的想象乐趣。

充满温情的生命注视，是读完《公主的秘密》后更深的回味。神秘，激起好奇之心，点染故事的瑰丽色彩。而温情，蕴含关注生命的情怀，构建故事的深厚内质。刘珈辰自己就特别强调“温情”是儿童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门类的一个重要特征，认为“温情”就像阳光，哪怕作品中布满了乌云，也应该让它穿破云层，漏下一束来，让孩子感到温暖，看到希望。这种对温情的有意期待一直贯穿在她的创作中，在她那篇《猫冰花》的短篇小说里体现得尤为突出。那个5岁小女孩纯乎天然的对生命的温情，在温暖孩子心灵的同时，更解读了人性的美好。这种对温情的期待，在《公主的秘密》中当然来得没有这么显豁。小说中那个古老国度的公主，在传说里已然成为了一个让人畏惧的妖女异类，由此故事被晕染上了一份诡异幽暗的色彩，也制造了探险的紧张感。然而，当秘密揭开，我们走近真相时，神秘诡异纷然落下，剩下的是让人唏嘘喟叹的生命无奈。至此，探险猎奇的满足感已全然被对生命深度注视的感动取代了。由此，审美的浅层愉悦不知不觉中升华成了心灵的陶冶。孩子们在经历了这样的探险后，不仅可以学会去质疑表相，更可以去激发出对生命存在的思考。

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能让孩子释放心灵的，让他们自觉自愿地去探索学习，充满好奇地回味生命的丰富深厚。刘珈辰的小说在阅读中，可以感受到这样一份儿童文学作家的真诚。她的笔下，不乏奇诡曲折，却又不止于奇诡曲折；不乏对历史的大胆揣测，却又不肆意胡编；不乏对未知时空的纵情虚构，却又不罔顾情理。神秘而又充满温情的生命注视，倾吐了刘珈辰自我的存在热忱，也展现了她对儿童文学创作的自省自觉。《公主的秘密》让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努力。

当白天鹅变成丑小鸭

□缪 惟

《楚楚的离歌》是一本真实得能拧出眼泪的小说。12岁的女孩楚楚漂亮、乐观、充满活力，不仅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也是学校人人羡慕的公主。然而，当两个警察出现后，她才发现自己的身世之谜——原来她并不属于这个城市，只是3岁时不幸被拐到城里，被好心的医生夫妇收养。按照法律规定，楚楚必须离开她熟悉的城市、熟悉的家、熟悉的老师和同学，回到穷山村里亲生母亲的身边。

一个12岁的女生，原本过着优越的生活，却突然要远离熟悉的城市，去到一个偏远的山村，与素未谋面的母亲相认，住进阴暗窄小的小屋里。你能想象，那是多大的心理落差？内心所承受的又是多么大的压力？如同一只优越的白天鹅突然之间变成丑小鸭。

“丑小鸭”是100多年前在安徒生笔下诞生的。一只白天鹅出生在一群小鸭中，被嘲笑、排挤、驱赶，但历经磨难后，终于认识了自己，获得幸福。可是，当她原本就是一只丑小鸭，却一直过着白天鹅的生活，有一天不得不面对丑小鸭的身份时，这又会是怎样的结局呢？

即使是编辑，若在现实里，我仍然不知道这样的故事该如何继续。我看到很多这样的报道，小学生写不完作业自杀，大学生完成不了论文自杀，还有不忍被嘲笑、被批评出手伤人，等等。我不敢推想这些事件的发生过程，也无法想象他们心理正经受什么程度的压力，才做出了这样极端的选择。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困惑或者逆境面前没有积极的应对，而采用伤害自己或者伤害别人的方式，一是因为自身的脆弱，二是因为当代教育的部分缺失，也就是对孩子的逆商教育。

所谓逆商教育，简单地说，就是教育孩子正确认识所处的困境，如何能有效的控制逆境，战胜逆境。对于今天的孩子，尤其是城市里的孩子，也许不会有衣食的困窘，但是，他们在精神层面上遇到的困惑或困难并不一定会因物质生活优越而减少。所以，当他们不得不离开温暖、安全、熟悉的环境时，或者需要独自去面对未知的世界时，不知所措、无法面对、焦急无助、消极绝望等负面感觉就会席卷而来。

楚楚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当她得知自己真正的出身地在云南一个偏远的大山里，当她得知她必须离开养父母回到亲生母亲身边时，当她没有选择不得不乘上火车独自出发时，她的内心已崩溃。全世界都变得陌生，任何人都无法帮助她，任何人也无法陪伴她。但是，当她平静下来去感受亲生母亲质朴的爱，去捕捉感受乡间生活的自然和单纯，她的心也沉了下来。她终于领悟到如何去迎接命运的巨变，开始学习适应这里的生活，并慢慢掌握自己的命运。

但作为本书的编辑、出版者，我并不想让读者读完此书后得出一个结论，楚楚是个“幸运儿”，是个个案。我更希望让我们的读者、我们的孩子领悟的是，每个人每个阶段都会身处逆境，或大或小，或难或易，重要的是你的选择，坚持还是放弃，抗争还是妥协。